

# 「超然」與「凌駕」含義大不同

□李幼歧

## 【指點香江】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談及行政長官的特殊法律地位時，用的形容詞是「超然」。到了某個反對派政黨頭子的口中，卻變成了「凌駕」。即，行政長官具有「超然」於行政、立法、司法三個機關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變為「凌駕」於行政、立法、司法這三權之上。這樣的差別，可以有兩種解讀：其一，反對派政黨頭子的理解能力低，又不願去虛心學習；其二，反對派政黨頭子並非不懂得兩個詞彙含義的不同，而是別有用心地故意曲解，以便達到其「唯恐天下不亂」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為認真起見，筆者特地去查辭典。「超然」，主要含義有二：一是生性灑脫，不受世俗拘束；一是指不存在利害關係，因此處事較能公平公正客觀。可以推論，張曉明主任談行政長官的地位「超然」，應是後一種含義，即處事公平公正客觀，還可以加上依法施政和依法處事。張曉明的意思如此，那是百分百正確。反對派政黨頭子不應該「想錯隔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凌」，有幾種意思，包括：乘；逾越；急行；也有姓「凌」者，但少見。「凌駕」，意指超越在別人之上，有盛氣凌人之意，或不把別人放在眼中。總之，「

凌駕」與「超然」，不是同一回事。兩者之間，不能也不應畫上等號。反對派政黨頭子將「超然」解讀或曲解為「凌駕」，以其大律師身份而言，相信並非中文水平太差。此人非洋人，而是華人，即使他的英文再好，最多也只是魯迅先生所說的「假洋鬼子」。推而論之，他的「凌駕」說，只能是別有用心，「唯恐天下不亂」，目的是挑起事端，製造混亂，妄圖再發動一次針對行政長官、針對中聯辦、以至針對中央的政治性騷動。此人的這一邪惡目的有可能實現嗎？當然是不可能。因為，反對派政黨頭子的「凌駕」說一出，立即就被大眾所識穿，包括劉迺強、宋小莊等不少學者和法律專家，均紛紛出聲批判這名反對派政黨頭子的「凌駕」說。

「凌駕」說的要害主要有兩點：其一，不符基本法。其二，不符事實現狀。香港回歸以來，從未有過行政長官「凌駕」於行政、立法、司法三權之上的情形。「凌駕」云云，一派胡言。

基本法第四十三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第四十七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必須廉潔奉公、盡忠職守。行政長官就任時應向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申報財產，記錄在案。」不難看出，根據基本法規定，行政長

官也必須尊重和遵守香港法律法例，絕對不可能「凌駕」於法律之上。基本法第二十五條規定：「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這一條規定，說明行政長官和任何普通市民一樣，都必須奉公守法，沒有任何人可以例外。「凌駕」之說，完全是無中生有，無事生非，可以說是惡意攻擊。其計毒矣，其言可誅。

「凌駕」說之後，跟着還將行政長官比之於「封建皇帝」。反對派政黨頭子在說「皇帝」時，想到的很可能是秦始皇，或者是殷紂王。其實，這明顯是胡說八道，全無事實根據。假如行政長官是生殺予奪的「封建皇帝」，像反對派政黨頭子這樣的人，還能逍遙自在、言所欲言、為所欲為地活到今天？若行政長官是秦始皇或殷紂王，反對派政黨頭子這類人，不是「人頭落地」，就是「打入天牢」，哪裡還有機會發表什麼「凌駕」說？坊間有一種意見是：反對反對派政黨頭子這樣的人，太民主，太自由，太寬容，以至有姑息之嫌。問題在於，這些人的言行，對香港的穩定及和諧，已經造成太大的傷害。

基本法第二十七條規定，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等等的自由，但這些都不是全無限制的。普天之下，只有相對自由，沒有絕對自由。以言論自由為例，任何人都不可以說「我要殺人」或「我要放火」，也不能出言毀謗他人。例如，甲

指乙是賊，必須有證據，否則便是毀謗，可以告上法庭，甲大有可能「吃不了兜着走」，因罪成而被判罰，可能坐牢，還必須賠償乙的名譽損失。反對派政黨頭子的言論若再出位一些，具體指某一行政長官是「皇帝」，這便構成毀謗，官司有得打，可能要巨額賠償。新加坡國父李光耀生前就打過多宗名譽官司，且百分之百勝訴。所以，反對派政黨頭子之流，說話真的要小心，不可濫用言論自由，不可破壞別人（包括行政長官）名譽，以免「老貓燒鬚」誤入法網。

香港回歸以來，不少反對派人士不斷「反中亂港」，不斷以言論攻擊中央，攻擊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這樣的情形，是否應予制止？如今是不是已到了「撥亂反正」的時候？「凌駕」說是最新的亂象之一，應予口誅筆伐。反對派政黨頭子之類的言行，實在是過於囂張，令大眾看不過眼。「凌駕」說和「皇帝」說，一方面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另一方面是意圖掀起另一波的「反中亂港」。前瞻一些看，性質相當嚴重。行政長官和一些學者，對「三權分立」說和「凌駕」說評之為「斷章取義」，已經是很客氣的批評。但願反對派政黨頭子這類人，能夠從此醒悟，能夠自我反省，不再濫用言論自由，不再「反中亂港」，是則「天下太平」，皆大歡喜。

# 張曉明為港人激濁揚清

□方靖之

## 【有話要說】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日前在「基本法頒布25周年研討會」上發表講話，全面解讀闡釋香港政治體制，指出按照基本法規定，香港實現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不搞「三權分立」。無庸諱言，香港的政治體制屬於敏感議題，容易引發爭議，所以張曉明也預期，這議題有爭議性，但強調在宣傳推介基本法的過程中，是不必迴避爭議。事後確實如張曉明所預期，反對派針對其講話群起而攻之，但他們對張曉明講話的批評，完全是上綱上線，肆意扭曲。這說明張曉明釐清香港政制問題確有必要，唯有不怕爭議，不避爭議，有所作為，真理才能愈辯愈明，張曉明敢於捅馬蜂窩，正顯示於激濁揚清、勇於承擔的精神。

反對派對張曉明講話反應最激烈的，在於張指出香港不搞「三權分立」，因而被反對派指是特首凌駕三權、衝擊司法獨立、特首「無王管」云云。但政制問題必須講法理也要講道理。香港回歸前回歸後都從來不是搞什麼「三權分立」。記得在基本法起草過程中，有人提出香港特區政治體制要搞「三權分立」。對此，鄧小平當時在會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明確予以否定。可以說，不搞「三權分立」，是起草基本法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

2007年6月時任全國人大委員長的吳邦國，在紀念香港基本法實施10周年座談會上發表講話時進一步闡釋，香港特區政治體制的最大特點是行政主導。他並引用

上述鄧小平1987年的講話，反駁了有人在基本法起草過程中，提出香港特區政治體制要搞「三權分立」的說法。再看基本法的條文，並沒有提到「三權分立」的字眼，充分說明基本法根本沒有所謂「三權分立」的安排。回歸後，基本法所規定的行政主導原則，行政長官雖然在權力體系中處於核心或主導地位，但並不是絕對的專權，而要受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的監督和約束。基本法規定，立法會在法定的條件下，可以彈劾行政長官；行政長官就任時應向香港特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申報財產，記錄在案等。但同時，行政長官有權解散立法會，但有限制，而部分立法會議員亦曾擔任行政會議成員，參與行政機關工作，體現出行政立法既有配合、也互相監察的特點。這種體制明顯與所謂「三權分立」相差千里。張曉明的講話何錯之有？

恰恰要留意的是，反對派大肆攻擊張曉明講話，原因正是張曉明揭發了反對派多年來的誤導，指出香港根本不是搞「三權分立」，粉碎了反對派的謊言，才會令他們氣急敗壞。其實，張曉明大可不必主動談論政制問題，但他卻沒有迴避爭議，反而直面爭議，反駁謬論。近年香港政治風波不斷，一個主要原因是社會大眾對於基本法及「一國兩制」的理解未夠透徹，容易被別有用心者誤導。就以立法會的「拉布」為例，「拉布」搞手往往祭出所謂「三權分立」解語，企圖將自身的禍港行為合理化。現在張曉明激濁揚清，就是要以正視聽，也是令社會進一步認識基本法，顯示的是負責任、敢承擔、有所作為的態度，理應支持。

# 馬來西亞種族關係趨向緊張

□張鐵根

## 【國際觀察】

最近，馬來西亞種族關係趨向緊張。8月29日至30日，一個叫做「乾淨與公平選舉聯盟」（簡稱「淨選盟」4.0）的組織在首都吉隆坡舉行反政府大集會，提出乾淨選舉、廉潔政府等訴求，不少人還打出要求納吉布總理下台的標語。參加集會的人數號稱達20萬，此外，東馬沙巴和砂拉越以及旅居海外的部分馬來西亞人也同步舉行集會。媒體披露，參加集會的主要是華人和印度人，帶有較濃的「種族色彩」。

9月16日，約25萬馬來人走上吉隆坡街頭，舉行「916馬來人尊嚴」集會，要「反擊馬來人面對的威脅」，會上高呼「馬來人萬歲」等口號。集會者與警方對峙，有人幾次企圖衝入華人店舖集中的茨廠街。馬來人同華人的種族衝突似乎一觸即發。馬來西亞最大的華民政黨馬華公會總會長廖中榮9月16日發表聲明稱，馬來西亞種族關係正處在敏感時期，呼籲加強種族之間的和諧與信任。

馬來西亞是由馬來人、華人、印度人等多元種族組成的國家。獨立以來，種族關係還算平穩，只是在1969年5月13日發生過一次大規模的種族衝突，史稱「五一三事件」。由於馬來西亞奉行所謂「種族政治」，主要政黨均由單一種族組成，政客為博出位，都把自己打扮成維護本種族利益的鬥士，不時玩弄種族

課題，贏取支持。由是之故，種族矛盾幾十年來起起伏伏，種族關係難言融洽。馬來人是巫統的執政基礎和權力來源，巫統主導的政府一直實施「馬來人至上」政策，華人等「非土著」總感到未得到平等對待。2013年5月大選，高達80%的華人支持反對黨，納吉布總理當時驚呼遇到了「華人海嘯」。近來，馬來西亞經濟不景氣，初級產品賣不到好價錢，馬幣幣吉特不斷貶值，納吉布總理本人貪污舞弊醜聞纏身，「一馬公司」的案子遠未了結，又爆出他有7億美元的進帳來源不清，處境極為被動。

其實，吉隆坡兩場針鋒相對的大集會不宜簡單地看作種族對抗，背景錯綜複雜。前總理馬哈蒂爾在「淨選聯盟」的集會現身耐人尋味。馬哈蒂爾是個地道的馬來人，向來極端維護馬來人的利益，他怎麼會損害「馬來人尊嚴」？巫統內部最近矛盾非常尖銳，派系營壘分明，逼迫納吉布總理下台的勢力活躍。巫統元老拉紮利也公開駁斥「馬來人地位受威脅」的論調與事實不符。巫統高層聲稱同「916集會」無關，但有多名巫統高官參加了集會，顯然有所企圖。馬來西亞的政治精英圈中有數，種族問題是把雙刃劍，適當玩玩可能有點「好處」，但如果玩過了頭，對誰都不利。鑒此，估計馬來西亞近期向不至於發生大規模的種族衝突。

作者為原資深外交官

# 推動基本法的全面落實

## 【議事論事】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自1985年4月10日全國人大決定成立起草委員會開始，歷時四年零八個月完成。其間將草案先後兩次在香港和內地廣泛徵求意見；社會各界人士踴躍參與討論，僅香港人士就提出近8萬份意見和建議。就是說基本法體現了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意志，凝聚了廣大中華兒女的集體智慧。1990年4月4日基本法經全國人大通過，由國家主席下令公布於世，自1997年7月1日起實施。香港基本法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制定的基本法律，規定了香港特區實行的制度和政策，是「一國兩制」的法律化、制度化，為「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區實踐提供法律保障。所以鄧小平稱它是「具有歷史意義和國際意義的法律」，是「具有創造性的傑作」。

### 張曉明講話意義大

香港於1997年7月1日回歸祖國，開始實行香港基本法，開始史無前例的「一國兩制」偉大實踐，至今接近廿載。為什麼2014年6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要向國內外

同時發布《「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這是因為本港不斷有人跳出來，不尊重國家憲法及香港基本法的權威，通過各種藉口各類伎倆來反對和阻礙特首及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依法治港，妄圖反對和破壞「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區的實踐。白皮書的正本清源，讓憲法和基本法權威性顯著提高，增強了愛國愛港陣營和廣大港人對「一國兩制」的制度自信，理直氣壯地去撥亂反正，「反中亂港」的一小撮人日益不得人心，那個來勢洶洶的違法「佔中」終究被依法清場！

由於「泛民」在立法會佔有「關鍵少數」票權，未能通過普選特首的政改方案，他們自詡為「泛民」、「民意」化身，竟然蠻橫地剝奪了數以百萬港人普選特首的民主權利，自己拆穿西洋鏡，不是莫大的諷刺嗎！梁特首及特區政府化消極為積極，由被動轉主動，在「後政改」時期聚精會神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可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反對派依然以「拉布」故伎來反對創新科技局的創建，還以名為「反水客」實為「趕客」、禍害本港零售業、旅遊業，將其「逼入嚴冬」。更讓人們普遍擔憂的是，他們憑惡慣性極端分子無法無天無政府，破壞「依法施政」，對於至關重要的「法治精神」加以傷害。

李嘉誠是全球華商的標桿，旗下公司在五十多個國家有投資，在全世界來去自由，不受阻礙，但卻偏偏在中國大陸有人撰文說，「別讓李嘉誠跑了」。不讓李嘉誠跑的原因，通篇粗糙的論述講的都是錢，歸根結底是不允許李嘉誠賺了錢隨便撤資！但決定商人資金撤離的原因皆由市場決定，哪裡容易賺錢，哪裡風險小就往那裡去。而且，今天撤離不一定就是嫌棄，而是可能有更好的機會。你創造了好機會，同樣可以吸引更多投入。

要知道，誠如寫不出好報道不是好記者，講課沒人聽的一定成不了好教授一樣，營商不賺錢不是好商人！更需要弄清楚的是，成功商人之所以成功，我們看到的只是他們盈利的結果，很少有人會去關注他們賺錢過程中的艱辛。即使富可敵國的李嘉誠也無法幸免那些血淋淋且鮮為人知的艱辛。還有人視而不見成功者回饋社會的貢獻。

李嘉誠很少接受媒體訪問。一九九九年，我有幸成為專訪李嘉誠的第一名記者，二年後還有了第二次長時間專訪的機會。還有二次隨李嘉誠訪問汕頭大學、一次隨訪貴州山區貧窮地區小學和一次隨訪李嘉誠捐贈潮汕地區建立眼科治療中心的經歷。有緣近距離接觸李超人，可以了解多一些你所不知道的李嘉誠。

李嘉誠是一個非常認真的人，面對一個小記者訪問前先進出的二十多個問題，在訪問未到，他已經用文字全部作了回答；第二次專訪，約定時間之到，李嘉誠就先到到了。沒有想到一個知名富商，如此平易近人。

可以走近李嘉誠至因九八年七月上海屈臣氏發生脫褲疑雲，女大學生走出屈臣氏時，店內設置的警報器鳴叫了。保

安檢查發現其體部有磁訊號，當事人指保安要她脫褲子，而保安則指是她自己脫的。最終虹口區法院判屈臣氏賠款二十五萬人民幣。

法官還語帶輕蔑的指，如沒有足夠管理能力就不要開超市，並指公共場所所安裝警報器不合法，還質疑警報器誤叫。內地媒體一般例認為二十五萬賠款是個漂亮的數字。我走訪了提供報警設備的美資公司，證實該電子設備的誤鳴率為零，同時也提出：屈臣氏是世界品牌，全世界統一管理方式，中國改革開放，究竟是屈臣氏要適應中國，還是中國該向國際靠攏。二審最終改判賠款一萬元。

那時，超市在內地起步不久，商品被偷竊現象層出不窮，連法官都不知道國外超市是如何運作的。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投資營商，那時，外商不僅是投資，還以自身尊嚴受損為代價，以國際營商文化的引入來參與中國的改革開放，這些都無法記錄在營商成本之中。

李嘉誠在家鄉汕頭全資建汕頭大學，當地政府希望李嘉誠修建一座公路橋，承諾就此一座收買的過路橋。結果，橋蓋好沒多久，當地政府又在邊上蓋了另外一座橋。這樣的事例還不少，深圳鹽田興建了隧道，也遇到類似的的情況。而遭遇這樣的不公、委屈，李嘉誠從來也不會去找高層領導投訴。他忍受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的陣痛，並極力維護國家形象。

在和李嘉誠訪談中，他透露了樹大招風的困擾，他表示自己並不喜歡奢華的生活，吃的穿的和幾十年前沒有什麼分別。他戴的是幾百元的精工表，穿的也是幾百元的皮鞋。他的企業發展策略，不少並非是以金錢來衡量，例如他談到在加勒比海的投資，當地政府主動提供開闢的特權，他不接受，對此不願沾手。

成功企業家不在於他賺多少錢，更在於他對社會的貢獻

即使李嘉誠有撤資，但他還是留下了，留下了有形的稅收，還留下了無形的管理文化和經營理念，加上無法計算的關係成本。專家認為，李嘉誠從大陸的撤離，並不是沒有成本的。只是李嘉誠不屑於辯論這個問題。實際他在大陸的每一筆交易，都是要上稅的，包括營業稅和所得稅，中國內地是一個市場，政府怕的是沒有交易，只要有交易，政府就有稅收的收入。

好朋友安邦諮詢陳功博士算了一筆帳，李嘉誠拋售資產的過程，我估計政府的稅收賺了不少。他認為，以網上傳說的八百億售出資產計算，營業稅百分之五一點六就是八十四點八億。所得稅如果按照核定收，百分之一就是八億。兩者相加有五十三億元入國庫了。比較一下，國家投鉅資的鋼鐵企業虧成什麼樣子了，現在還繼續補貼。再想想，房地產開發商，現在做多少錢？李嘉誠在這邊沒有算，李嘉誠是有貢獻的，不要光看人家賺錢眼紅。在這邊沒有算，李嘉誠持有這些資產的時候所繳納的稅金呢，如果加上估計要過百億規模了。

我所知道的李嘉誠還有更多的點點滴滴。來到這個社會上，他按照自己的邏輯行事，不會跑，永遠在！

# 我所知道的李嘉誠

□紀碩鳴

李嘉誠基金會，是實實在在的捐款會，至今向社會捐款一百七十億港元，其中百分之九十是用於包括香港的大中華地區。對一些社會捐贈項目他親力親為，比投資房地產更認真。那年李嘉誠花了超過十天的時間，租了一架飛機到西部地區考察捐贈教育項目。李嘉誠來到貴州山區，當地民衆為他準備了轎子，要抬他上山，他堅決棄轎，堅持自己爬上山，隨行的教育部領導亦無奈。

李嘉誠一輩子都是走自己的路，從不習慣被人抬着走。爬上山，看到一座用石頭堆起來，沒有門窗的建築，學生們正在裡面上課，李嘉誠卻在外面動容了。他當場拍板，捐款一百四十萬給當地建小學。

即使李嘉誠有撤資，但他還是留下了，留下了有形的稅收，還留下了無形的管理文化和經營理念，加上無法計算的關係成本。專家認為，李嘉誠從大陸的撤離，並不是沒有成本的。只是李嘉誠不屑於辯論這個問題。實際他在大陸的每一筆交易，都是要上稅的，包括營業稅和所得稅，中國內地是一個市場，政府怕的是沒有交易，只要有交易，政府就有稅收的收入。

好朋友安邦諮詢陳功博士算了一筆帳，李嘉誠拋售資產的過程，我估計政府的稅收賺了不少。他認為，以網上傳說的八百億售出資產計算，營業稅百分之五一點六就是八十四點八億。所得稅如果按照核定收，百分之一就是八億。兩者相加有五十三億元入國庫了。比較一下，國家投鉅資的鋼鐵企業虧成什麼樣子了，現在還繼續補貼。再想想，房地產開發商，現在做多少錢？李嘉誠在這邊沒有算，李嘉誠是有貢獻的，不要光看人家賺錢眼紅。在這邊沒有算，李嘉誠持有這些資產的時候所繳納的稅金呢，如果加上估計要過百億規模了。

我所知道的李嘉誠還有更多的點點滴滴。來到這個社會上，他按照自己的邏輯行事，不會跑，永遠在！

□姚榮銓 姚 姚

謹地依法治港，依法施政。但是，基本法因何沒有成為百分之百港人都認同的「必行之法」呢？甚至還不時有人膽大妄為地當着大庭廣衆焚燒基本法？

習近平主席早就分析過，「人們沒有法治精神、社會沒有法治風尚，法治只能是無本之木、無根之花、無源之水」。他又提醒人們：使法必行法就是法治精神。從客觀上說，法治也並不體現於普通民衆對法律條文有多麼深透的了解，而在於努力把法治精神、法治意識、法治觀念熔鑄到人們的頭腦之中，體現於人們的日常行動之中。這包括培養人們的理性精神、誠信守法的精神、尊重法律權威的精神、權利與義務對稱的精神、依法維權和依法解決糾紛的習慣等等。正如盧梭所說，「規章只不過是穹隆頂上的拱樑，而唯有慢慢誕生的風尚才最後構成那個穹頂上的不可動搖的拱心石」。這就深層次地說明了弘揚法治精神，形成法治風尚的極端重要性。

普及港人法治教育要細水長流，形成全社會法治風尚又刻不容緩，因為這些對於全面推進「依法治港」、順利暢通「依法施政」和香港基本法早日成為「必行之法」具有全局性、先導性、基礎性、決定性的作用。

作者分別為滬港文化交流協會創會會長、秘書長